

自1980年毕业到现在已经36年过去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到新疆。并非对那里没兴趣，恰恰相反，我一直都向往着那片美丽神奇的地方。这种情怀的起因，还是源于黄胄先生的作品所带给我的感染。我之所以始终没有去，一方面我担心自己的作品风格会掉到黄胄的圈子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我是在寻找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艺术的创作灵感。因此，早期我选择了太行山作为我的生活创作范围。实事求是地说，河北农村的的确确不容易看到多少容易入画的情景。但是，正因为有难度，一旦获得却又特别的珍贵。从1982年到1984年间，我几次上太行体验生活，每次都是一两个月的时间，那真可谓深入了。我们就住在农民家里，沾一身虱子，惹一身跳蚤。和他们一起下地，一起吃饭，也经历着他们的生活经历。终于脱离了黄胄的画风，以工笔画的方式创作了几张表现太行山农村生活的作品。这次去新疆，是基于“一带一路”文化大背景之下的“丝绸之路艺术考察和深入生活”项目。通过这次活动，总算圆了我这个久违的愿望。

重走古丝绸之路计划，既是完成文化部“一带一路”的创作计划，也是我们工笔画研究院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的重点方向。我们将要梳理出一个受到印度、波斯和希腊影响形成的中国西部美术史，这部美术史见证了强汉盛唐时开放、包容的威仪，以及进行的国际化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交流史。我们从从中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接纳、包容、吸收、融合和同化外来艺术的。这对认识我们的文化基因成分和如何面对目前的国际化影响意义重大。

我们工笔画研究院一行人历经一个多月，分别对敦煌的莫高窟、榆林窟，新疆的克孜尔、库木土拉、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等洞窟壁画和其他古城遗迹进行了考察，对新疆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做了一定的探究。特别是对壁画与当地艺术、当地风俗的关系，以及壁画艺术的承脉渊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厘清了当初绘画时的手法程序，规避了因岁月影响下的壁画现状所产生的误导、误判，同时又特别重视壁画的现状效果那无尽的、丰富的艺术联想和灵感启迪。在壁画考察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尽管这些壁画多是宗教题材，并且深受佛教传入中国的影响，但是，我们仍然发现了现今本土人文的生活、文化、习俗和人物形象与壁画之间的紧密联系。当你把视线从壁画上转移到当地的人物身上时，就会感到其中人都是根据现实人的形象提炼出来的，甚至可以找到原型。这个现象在山西、陕西的壁画上也特别突出。所以说艺术创作无不打上生活的烙印。正因如此，这次新疆之

高贵的塔吉克人

□何家英



“一带一路”人物写生

行，我更加注重观察和体会民族的特点和情感，特别是塔什库干的塔吉克民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不是深入到塔吉克群众当中，我便不会有如此深刻的情怀。

在从喀什通向塔什库干的路上，沿着深谷那颠簸的丝路古道，把我渐渐地引向那片神圣的家园。我满脑子浮现的全是曾经行走在这条路上的古人：唐玄奘、法显、安世高、马可·波罗，还有唐将高仙芝。我跟随他们的虔诚而虔诚，畅想着路两侧偶尔荒弃的古代驿站，不知曾经停留过谁的脚步。在此之前，我从没有接触过塔吉克人。由于他们人口太少，又主要聚居在中国大漠的最西端，那海拔3200米的帕米尔高原上，因此，不亲此一游，是不能够一睹真颜的！塔吉克族属于欧罗巴人帕米尔型，与赫赫有名的小河人、楼兰人归为一种。实际上，他们与塔吉克斯坦及其他自称塔吉克的民族并非同族，因此，塔吉克人也不认同将自己和邻邦塔吉克人归为一谈。他们忠诚于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土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越境人员基本都是被塔吉克族民众捕获的，而且他们并没有酬劳，只是义务地为中华民族戍边。有他们在的地方，就无人敢侵犯我中华民族的领土！

至少在四千年前，塔吉克族的祖先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拜火教文

化符号在这个民族中依然可见。在塔什库干境内，散落着拜火教葬祭的遗址，那黑白条石朝着象征太阳的方向，或许正是信仰的神道，也或许正是塔吉克人基因中以东方为中心的心灵归属，无论如何，在塔吉克人心目中，他们的地缘精神所在，是融归于东方的，是融入于中国的。在他们生活于这座高原的两千多年后，张骞出使西域，王朝设西域都护管辖这条通道，这里也就成为了中央管控丝路的重要枢纽。塔吉克族受着域外的文化熏陶，发展着自己的家园。在公元2世纪，这里建立了蝎盘陀国，信奉佛教，建有数十座城堡和寺院。直至公元10世纪，改信伊斯兰教，成为中国惟一信仰什叶派的民族。与其他伊斯兰民族不同，他们并不大兴土木建寺，也并不特定朝向西方礼拜，斋戒也更加符合世俗文化，塔吉克的信仰更为和谐、包容与忠诚。然而，塔吉克人又是贵族的，他们流在血液里的高贵气质，丝毫不逊于欧洲的王族。“塔吉克”是“王冠”的意思，也许这便注定了他们的民族境界，而这种民族境界在现代文明中更属优越。可能相比其他塔吉克人，他们的族源更偏于西方，而那种虔诚的对太阳的、对东方的、对高原的崇拜，使他们定居在这里。如果换一身衣装，换一个时空，或许我便真的会把他们当作欧洲的王室遗脉。

要想体会这个民族的情感，就一定

要听他们的民歌。过去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听当地的民歌和地方戏。在新疆的一路上，也是在车里播放着一集一集的《十二木卡姆》，这是汇集了诗、歌、乐、舞、奏、唱于一体的维吾尔族音乐，把维吾尔民族的苍凉与欢乐的情感全部展现了出来，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住维吾尔族的基调，了解和体会新疆维吾尔民族的历史和情感。到了塔县自然要听塔吉克民歌了，听音乐是体会民风民俗情感内涵的有效方法，也给我带来了奇妙的体验，就像这次在塔什库干发生的趣事。在古尔邦节的聚会上，我见到了两个漂亮的姐妹，她们长得很美，分别身着自己缝制的粉红色和玫瑰红的民族服装。尽管姐妹俩都是农村姑娘，但善良与朴实之外，还具有着高贵的气质。聚会结束后，村长帮我们在村子里找到了姐妹俩，我们激动地分别画起了她们。有意思的是，我在写生的过程中，隐隐约约飘来一阵阵欧洲的交响音乐，在音乐的伴随下，更激发了我对他们的理解和萦绕在心里的那股艺术的情感。我似乎身临古代的欧洲，完成着如古典大师般的写生工作，情绪特别高昂，俨然在画一幅古典美人。这音乐好像是从窗外传来的，我禁不住问姐妹俩：“你们村子里平时就播放这类音乐吗？”她们说：“是的。”我问：“你们喜欢听吗？”她们说：“特别喜欢，平时我们也听。”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实际上，这个音乐是从我的手机里发出来的，不知道怎么就碰到了音乐播放键。尽管是虚晃一枪，但是音乐所带给我在画这位姐妹时所发挥的情绪激发出了美的情愫，使我更准确地把握住对象的审美内涵，音乐与我所描绘的对象感觉是何等的吻合！这真是天意呀！

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没有做到真正的深入，更没有扎下根来。但是，尽管是在仓促之下，感触还是蛮深的。好在我们一下子扎到了村子里，见到不少生活的场景，收割、扬场、放牛、放羊、走亲戚，等等，无不感受到他们生活的感染力。只要进村，就会有收获。这与内地实在不同，而且这是真实的生活。我相信，如果能真正扎下根去，就一定能获得最好的生活感受和表现题材，也一定能画出这个高贵而顽强的民族的精神来。

（图文选自《2016 中国国家画院“一带一路”采风写生作品集》，中国国家画院编，杨晓阳主编，安徽美术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玉米地：辉煌与轮回（布面丙烯）

2015年秋季的某一天，当我一个人孤独地散步在北京的大街上时，突然就萌生了念头：不行，我得画画。

说来很奇怪，我高中时在美术班学过三年美术，后来也在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培训过，但那时候我一心迷恋写小说，画画于我而言，也许并不喜欢，只不过是想过它谋得一份卑微的职业，比如，可以先考上一个师范之类的院校美术专业，然后当一名中学美术教师，回头再写我的小说——须知，我初中就已经留级，学习成绩严重低劣。而仅靠写小说，是考不上任何一所高等院校的。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我没有职业，养活自己，还写个什么小说呀。

但是话说回来，毕竟当年我还是痴迷文学，同学们出去写生的时间，我大抵是用来鼓捣小说了，因此美术算是学得三心二意，加上文化课成绩极差，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别人都能读上个美术院校，我却瞬间变成了一个“待业青年”。

如今我想画，画什么呢？时隔26年，我其间连半次画笔也没再摸过，我还会画吗？但我知道我必须得画，不画我就完了——我将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后半生废掉，包括我的文学生涯。

是的，我知道我10年来，尤其是近5年，其实是患了抑郁症，尽管我之好长时间不愿意承认。我的母亲是一名图书馆馆长，她生前除了文学书之外，阅读了大量百科知识，包括生活和心理方面的，还曾编撰出版过一部生活常识书籍。她临去世前，曾偷偷跟我妻子讲：我看我儿子近期有抑郁症倾向，我不在了，你一定要多多关注他。

而我已经没有机会跟母亲讲了，我的抑郁症，部分地源于得知她患癌的消息之后。在她离去的几年里，我几乎天天枯坐在书房，什么也不干，就是吸烟，冥想，或者在网上搜索和关注一些死亡的信息。朋友们找我玩，每次都因我的沉默呆坐而散场。

我曾经试图调整过，然而近5年来，竟是越来越感到现实绝望，呼吸压抑，想撕破什么而不能。我怀念的永远是过去的时光。

我知道我不快乐，也为此之前20多年的文学拼搏和付出——换来今天的无为——而痛惜。可我无力自拔。

彼时我站在北京的街头，想，那么我画什么呢？此时一个字眼跳入我脑海：“丙烯”。我不知道丙烯是什么，好像隐约听说过它，也记忆朦胧地觉得看过美术领域里的一些丙烯作品。但此时，我只是觉得“丙烯”这个字眼的发音是性感的，跌宕的，它的字形是现代的，陌生元素的。它照应我身体的直觉属性，似乎只有这个绘画材料才能打动我的心境。

于是我买来画笔、画纸、丙烯颜料和画板，以及其他工具，在房间里夜不能寐地画。我感觉内心的许多东西被渐渐释放出来了——不，是被汹涌着剖开和喷溅出来了。我站在画板前一画就是一宿，连续半月每每如是，竟然毫不觉疲惫。

因为画画，我开始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愿意观察和揣摩外界的场景以及一切物象了，而此前多年，我对一切自然景观是无感的，麻木的。每次外出开会或与朋友旅游，隔了不到一个月，我就想不起自己开会的地方是哪里，与谁同去，或者譬如，经常将在A地发生的事情说成是B地的。

因着这种为了绘画而养成的观察的习惯，去年10月的一天傍晚，我在鲁迅文学院食堂吃完饭，独自在院子里散步。这时候，夕阳西下，暮色将合，我看到院子里的银杏树和白杨树是那么的美。我一个人来到树下，观察夕阳的光线打在树干上的色彩是怎样的，风吹动着叶片的线条流动是怎样的，我在全情而用心地欣赏它们。5分钟之后，突然，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我的内心深处回荡着一个真切而久违的声音，我相信是另一个我在对自己说的，要么就是上帝在耳语，它说：大自然是多么美啊，生活是多么美啊，而你快乐的时间竟然太久了——太久了啊！

那时候，我知道我为什么突然要画画了。抛开其他更多因素，单纯从职业、信仰、意识和行为的惯性而言，多年的文字历练使我越来越生命内敛，它像一群无数而看不清的“小人国”里的怪物，给我的生命向情绪里面拽，以至情绪大于生命，封闭、混沌，而一旦感受到外界看不清的空气和事物的蝶振，就会让我感到压抑和绝望。归根结底，我认为这是一种个人感知的文化意义的绝望。而绘画，它起码在物质和生理属性上，以色彩和瞬间能成的造型呈现，以及身体的动作，让我的灵魂向外舒展，与那些“小人国”里的怪物进行决绝的拔河。起码，它们是能够打个平手了，保持平衡了。

我的心理由此安顿，我的灵魂由此正常。也就是说，在那一瞬间，我，不仅知道我活过来了，而且绘画也拯救了我的文学。我自信我还会写得更好。

至于绘画一年来，竟然有了一些响动，并且连续卖掉五六十幅，还有些被人收藏，那真跟我无关了。有朋友曾经在《文艺报》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叫《任性于晓威》，说的是日常生活或工作上的理性层面的一些执念。而我这次绘画，真的不是出于任性。它是命。

还有，如果说，我绘画的信仰是什么，我服膺于莫奈说过的：“依靠教条是不能成画的……我常常为了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感觉，完全忘掉了最起码的绘画法则，如果这些法则依然存在的话。”同时我还愿意援引梵高说过的：“我要更有力地表现我自己，注重表现对事物的感受。”

——一切为了文学，一切为了自由。

这次真不是任性

□于晓威



出海！（布面丙烯）



记一片叶子（纸本丙烯）

2016 中国古书画鉴定修复与保护国际高峰论坛

“世界因遗产而璀璨——2016中国古书画鉴定修复与保护国际高峰论坛”将于12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文献书画保护与鉴定研究中心倡导，张继刚策划、组织，将邀请来自博物馆、美术馆、画院、高校等諸多领域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与会交流。

据悉，此次论坛以“鉴定”、“修复”、“保护”为主题，力求将中国古代书画的研究范围从中国本土性扩展至国际性，挖掘中国古书画乃至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度。同时，通过中国传统修复技术和现代科学方法，解决鉴定、修复与保护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与会者将分享对中国古代书画的针对性思考，将中国之文化遗产提升到人类共同之文化遗产的高度。在常规的学术报告



空山梅影图轴（清）汪士慎 作

会与圆桌会议外，论坛特别安排了视觉精品展览、专家互动及各专业机构的战略合作等环节，以促进国际学术界整合资源，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同时提升中国在国际文物鉴定、修复与保护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

12月17日，2016中国古书画精品展将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同期举行。

12月8日至14日，由中国政协文史馆、上海市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上海市虹口区政协、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主办的“讲好中国故事，弘扬友善包容——‘犹太难民与上海’史料展”在京举行。其间，数十位京沪专家学者围绕相关主题举办了研讨会，主办方向中外来宾赠送了《犹太难民与上海》故事丛书。

“二战”时期，大量犹太难民为躲避迫害从欧洲来到上海，其中大量聚居在虹口提篮桥地区。饱受战争创伤的上海市民与犹太难民友善相识、和睦相处、真情相助，发生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此次展览分为“逃亡上海”、“难民生活”、“虹口隔都”、“邻里情深”、“重启风帆”、“难忘历史”6个部分，共展出267幅图片，并配以多位原犹太难民的亲身经历故事和相关短片，反映了“二战”时期来沪的犹太难民与上海人民自强不息、同抵外侮、维护人类生命和尊严的史实，体现了中华民族友善、包容的美好品德。

据悉，上海市虹口区政协近年来始终致力于传播这段历史，并在全球10多个国家举办了巡展。2014年6月，“犹太难民与上海”主题展览在美国国会山举办时，参观者纷纷表示通过该展览对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正义留下了深刻印象。据悉，2015年，虹口区政协联合多部门出版发行了《犹太难民与上海》故事丛书和《犹太难民在上海生活绘本》。今年9月，《犹太难民与上海》故事丛书英语、德语和希伯来语精华版在线上发行，纸质版于年底正式问世。

的探寻与追求。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表示，在当前多样并举、多元并存的艺术语境中，我们应该坚持立足中央美术学院优秀的创作与学术传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既要营造自由多元的艺术创作环境，也要推动中央美术学院在重大主题创作上的探索创新，引导师生投身时代、深入生活，感怀历史、关切现实，努力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形式丰富的作品。

此次展览结合长征路线和关键性节点，分为“坚定理想信念”、“正确方向”、“艰苦奋斗”、“团结一致”四大板块，赋予了长征精神以当代文化语境的转换。展览容纳了多样的艺术语言和多彩的表现形式，反映出多学科参与、多形态互动的总体特征。



中央美术学院“接力”系列展：艺术再长征



湘江战役 王其钧 作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央美术学院‘接力’系列展：艺术再长征”将于12月23日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以“艺术再长征”为主题，通过多学科并举、集体创研等方式反映中央美术学院在重大主题创作上的时代新象。

作为中国美术的重要创作群体，中央美术学院在重大主题创作上拥有较强实力和丰厚成果，在新形势下，中央美术学院设立“接力”系列展这一创作研究课题，致力于从思想和学术两个层面实现对优秀传统的接力。此次展览是“接力”系列展的第二次启动，展览主题“艺术再长征”旨在用当代人的文化视角重读长征，实现对长征精神的再回顾、再体验、再解读、再表达，同时也折射出当代学生行走在“艺术长征路”上